

鹿洲全集
下

脩史試筆者鹿洲欲脩宋史而
以此試其筆也古今言史者曰
才曰學曰識余謂史所難者筆

〔清〕藍鼎元 撰

蔣丙刊三田點校

鹿洲全集

下

〔清〕藍鼎元 撰

蔣炳釗 王鈿點校

廈門大學出版社

檄臺灣民人

檄告臺灣民人土賊朱一貴作亂傷害官

邑汝等托居肘下坐受摧殘無罪無辜化爲醜類深

可憐憫本鎮總統大兵會同水師提督施尅期勦滅

據郡

[閩]新登字 09 號

鹿洲全集

(上、下冊)

[清] 藍鼎元 撰

蔣炳釗 王 鈿 點校

*

廈門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福建省三明地質印刷廠印刷

*

開本 850×1168 1/32 29.25 印張 5 插頁 729 千字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000 冊

ISBN 7-5615-1000-4/K·181

定價: (上、下冊) 28.00 元

棉陽學準

序

鹿洲夫子著《棉陽學準》一書，用訓吾邑之人士。既成編，以授門人陳華國。華國再拜卒讀，起而言曰：“於戲，美矣大矣！”四子、六經、小學、近思錄而后，未見有斯著作也。其立義嚴正，規模闊大，條理詳密，學者有志聖賢，舍是書奚適哉！規約、講儀、祭儀、田志，有經曲之遺，《閑存》規樞、《四書》一洗向來語錄悶氣，可歌可誦，不知于仲淹《中說》何如？確非子雲《法言》所能比方萬一。道統源流，《太極》、《西銘》要義，實開后學胸茅，亦見先聖先賢心源可接之意。國始曉然于俗學詞章之失，及震驚聖人不可爲者之謬也。

夫子生考亭正學之邦，萃道南清淑之氣，自幼毅然以聖人爲必可學，步趨先儒，留心經世，治兵、治民、農田、學校之規畫，山川要害、海疆萬里之經營。要荒百蠻，雕題鑿齒之情狀，靡不了如指掌。嘗從軍海外，借箸運籌，手到成功。所著《東征》、《平臺》，古文時文諸集，《女學》、《修史試筆》諸編，久爲海內鉅公所宗仰。又嘗校書內庭，分修本朝一統志。宰執九列，皆以天下奇才翕然推重焉。聖主召見，知遇非常，所上條陳六疏，溫綸褒嘉，以爲未有及者。復于簡授普寧引見之時，備極獎許，謂“將來是一個人。”對畢趨出，眷顧召回勉勵者再三。且命行文督撫，酌量題補，有“朕觀此人，便用道府亦綽然有餘”之旨。夫子感激涕零，以古名臣自期待，思竭忠盡，以報國恩，置身家榮辱于度外矣。莅普兩月，四境大治。當事以吾邑缺員，復當連年饑饉之後，盜賊遍野，五營軍士乏糧半載，民間岌岌之時，檄調夫子攝理棉篆。夫子日夜整頓，弗遑寢食，設法催科，減

除耗羨，本年糧米減常耗一半，舊糧減十之七。邑民人歡欣輸納，甫旬日而士馬飽騰，兩月之間，補足五營半載以上之兵食。地方惡賊搜除淨盡，深山大海數十年漏網匪類，至是無遺。平獄訟，治豪強，凡曩時爲民害者，皆頰首帖耳，漸化仁讓之風。

而吾儕所感激親炙者，以夫子甫下車輒興義學，詔諸生課文勵行，慨然于士習民風之原，而有世道人心之慮也。邑有邪教，狂惑煽誘，遠近黨與至數百人，夫子奮然除滅之。殲厥渠魁，徒從分別創懲，所保全風化者甚大。籍其居，捐俸錢，更改制度，爲棉陽書院，令國敦其役。既成，崇祀有宋周、程、張、朱五夫子，命諸生讀書講學其中。復清出文會，濟糧田租二百餘石，爲春秋祭祀、朔望講學及義學師生膏火之資。義學在邑治東偏，五六十年未有興修者，夫子竭力葺治，大學小學，輪奐一新。所諄諄訓誡，與諸生相黽勉，惟立身行己之大，不以文章科名畢一生之事業。以繼往開來爲己任，以扶持名教轉移風俗爲己責。而民人亦共興于孝弟忠信之行，知奸宄盜賊之不可爲，知狙詐相尚，澆漓刻薄之可耻，蒸蒸乎一變矣。夫子去後，棉人始自嘆福命之薄也。

夫子在患難之中，無一毫怨天尤人之意，日夜讀書著述，恬然自得，若不知所處何地，而此外復有何求者。蓋居易俟命，直視爲增益其所不能之學，自非聖賢，其孰能與于斯！天厚聖賢乃在窮阨，使孔孟得志大行，不過又多一皋、契、伊、周耳，誰爲開萬古之聵聵而大道至今昌明哉！夫子之文，在所必傳，學術醇正，踐履篤實，所以紹濂洛關閩之緒，傳道脉于千秋百世，此不待燭照數計而知者，從茲閑暇二三十年，日進一日，將安能測其所屆歟！但恐舟霖望切，高卧深山，亦未易言，此又存乎蒼生之福命，非國所得而知也。不揣謏陋，敬弁數語于簡端。

雍正己酉秋七月哉生明，受業門人陳華國百拜謹書。

序

邑侯鹿洲藍夫子之莅吾潮也，行告廟禮，升明倫堂講書，學師召嗣禋應講，時略見首可焉。越數日，以公謁語即事畢，輒叩性理諸書及尋朱、陸異同何處。嗣禋退而識之，謂夫子其玉成我哉！知夫子之所以爲教，即知夫子之所以爲學，所以爲治矣！此亦如大聖人以博約詔群及門，而在顏淵，則直謂其博我約我也云爾。未幾，次第布治左道惑衆之徒伏誅，即其居而構爲書院。祀濂洛關閩五夫子，令諸生以時學習其中。因而厘剔，有明年間，賢邑宰所創文會租，久爲向來官吏侵漁者，悉舉而出之，以贍祀典，以供火膏。學憲可其請而深嘉焉，嗣是丁祭有儀，講學有規，朔望率禮先賢，殷然以師生相見，所提撕而振德者，閑邪存誠之旨，太極西銘之義，守先待后，經世理物，體用兼該知行并進。登斯堂也，濟濟彬彬，淵淵穆穆，棉邑文教之盛，無逾此日矣！諸及門，丐匯其事以示不刊之典。夫子慨然成編顏其集曰《棉陽學準》，分爲上下若干卷，讀是書者當竊有感焉。無恒產而有恒心，惟士爲能，孟氏豈徒高位置乎士哉！特厚責望于士耳。夫子孜孜爲吾儕謀畫恒產，興發恒心，所以位置責望于潮人士者，不更重且周乎！

然以夫子受聖天子特達之知，擢膺普邑，列憲奇其才，兼攝潮篆。下車以來，凡弭盜恤農，勸工惠商，數大政靡弗殫厥，經營區區，振刷士習，亦分內事耳，何足爲夫子異。而嗣禋獨恍然于古來文章經濟之大觀，已備乎是，蓋外經濟而爲文章，縱極繽紛藻采，適成風雲月露之詞，木葉山花之句，于世道人心何與焉？否則，外文章而爲經濟，亦不過讀法之虛文，懸象之故事，二三俗吏類能之，惡在其爲不朽。若夫子是集之成，將求之以言，則非僅托空文而已，見之實效，誠經濟中之文章，乃大文章也。抑泥乎其迹，則又可歌可誦，足藏名山而傳之其人，誠文章中之經濟，乃大經濟也。

信乎仕學同原，而內聖外王之道一以貫之矣。至若辟異說，明正學，叙道統源流，爲周、張二書衍要義，斯文之傳，其在斯與！此則

隱然《堯曰》之終魯論，而《孟子》之歷溯堯、湯、周、孔終七篇也。是又嗣湮之心，知其意而未敢以蠡測者，夫子其亦首可斯言否？治下兩舉優行，廩膳生員門人蕭嗣湮敬識。

序

學準曷爲而作也，邑侯鹿洲藍夫子，憂道學之教未明，仁讓之風未振，兢兢然爲我棉諸同人而作也。棉自昌黎韓夫子過化是邦，家敦孝弟，人崇正學，數百年于茲，學者宗之。建祠東山之陽，春秋歲祀。荔丹蕉黃，犧牲鷄卜，其報公之厚德者，歷千秋如一日焉。至宋儒周、程、張、朱五夫子，從祀類官，舊未聞有建祠特祀者，有之，自今藍夫子始。

夫子以雍正五年自普邑署篆棉封，莅民數政，每以世道人心爲己責。適值左道之徒胡阿秋等，建淫祠于邑之北郊，煽惑男女，以致揭、澄、惠、豐諸邑，靡然信奉其術，紛紛聚集，如火燎原，視昔楊墨害道，爲禍彌烈。幸夫子大振明威，與衆弃之，渠魁畢命于須臾，群丑何校以滅耳，腥穢之氣，一朝頓除。昔韓公曾云：“息邪說，距詖行。孟子功不在禹下。”安知起公今日，不又以藍子之功不在孟氏下耶！夫擬今人于古人，孰不訝爲迂，然孟子不嘗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況夫子之學術，崇正辟邪，宰一邑即化一邑，則夫宰大邦不即化大邦乎？

邪教既滅，正學斯興，即此左道之藪，弘開義路禮門，革舊更新以爲棉陽書院。中祀周程張朱五夫子，后爲閑存堂。復慮贍祭之租不立，則盛典有時而湮，爰稽前明長吏創置文會，官租二百三十餘石，前此相沿，久入縣令廉棄。夫子慨然曰：“此可私爲己物哉！”申明學憲，以其半爲義學師生膏火之資，以其半爲書院明禋會講之費。創制規儀，俾諸生以時講學行禮，鐘鼓有聲，豆籩有數，歌祝有文，升降有度，揖讓有儀，猗歟盛哉。又慮同人相習之久，而漸忘其

指歸，或流入于似是而非之異學，爰即所行所言，著爲《學準》一書。先同人規約，次講學祭祀之儀，置租興學之志，發閑存之奧妙，辨道統之源流，而終以闡明太極、西銘之蘊。舉夫邪正之分途，義利之岐趨，天人性命之精微，靡不條分縷析，使學者曉然于象山、陽明之學，實爲入禪入老之書。周、程、張、朱之學，乃爲希賢希聖之道，殆不啻撥雲霧而見青天焉。凡我同人，當奉是編爲典要，而深自惕厲猛省，毋徒以讀書爲弋獲科名之具，由閑邪以幾于無邪，由存誠以幾于無不誠。爲子盡孝，爲臣盡忠。三綱明、五常立、性命著，爲文章道德發爲經濟，上以佐聖朝唐虞三代之治，下以慰蒼生仰望之心，王路則蕩蕩平平，民風則興仁興讓，孰非本夫子之《學準》一書，推而馴致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哉！

茲以秀之不敏，敬從明訓以免愆，尤若由士希賢，由賢希聖，則尤望我同人切磋琢磨。庶幾得升五夫子之堂，以入五夫子之室，不致虛生于天壤間也。因盥手而爲之序。門人鄭啓秀頓首拜撰。

序

理學，文章之根本；功名道德之緒餘。儒者立身行道，有大本大用，貫學問經濟而一之，此千古不易之準也。然隱居求志，行義達道，三代之英，後世往往難之。方今聖天子崇儒重道，殷殷于學術經猷，當代名公卿，高望偉績，助勦黼座。而伏處草莽，皓首窮經，惟沾沾舉子業，蜩鳴羹沸。其慨然于立體致用，以繼往開來爲己責者，常不數數觀。吁！士各有志，豈以科名畢乃事哉！無他，僻壤遐陬，見聞有限，而鼓舞振興，未有以立之標準也。

邑侯鹿洲藍夫子，閩漳大儒，人品學問，經濟才華，海內稱殊絕焉。所著《平臺》《東征》諸集，出人謨誥。《女學》，有裨風化，可垂爲經古作，直追漢秦，駕唐宋大家而上之。《制義》《藏稿》亦復聲金振玉，雄視百家，學者讀其書，已望若太山北斗矣。膺簡命宰普，兼攝

棉篆，值左道獨獷，夫子殲其渠魁，絕其丑類，更其宅爲棉陽書院。辟邪崇正，祀有宋周程張朱五夫子，集閩邑人士講學其中，朔望課文，親加點竄，坐諸生于光風霽月中。所誥誠詳勉者，重實行、興正學，以聖賢爲必可至，以當世爲一己任，無不仰體一人，尊崇實學，至意而兢兢爲世道人心之閑。爰著《棉陽學準》五卷，其中條約森嚴，教戒懇切，諄諄于義利。邪正間，自禮儀節目之細，君親倫紀之大，動靜出處之道，道統淵源之宗，條分縷晰，洋洋纚纚，令吾儕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噫！士君子頂天立地，爲古今不可少之人。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睹斯編也，有不駸駸乎蔚然興起者，豈堪附夫子門牆下哉！名《學準》者，固以課士棉陽，謂大匠之門，不可有枉木，而示學者不易之準云爾。以公之四海，固所稱一言而爲天下法者。夫子以文會張陂等租谷，爲祭祀、講學師生膏火之助，俾士子恒產有資，圖謀周至，是出廉囊之恩波，爲均沾之洪澤，又不但一時德教無疆已也。夫子心源，直接濂洛關閩之統，爲我棉邑特開理學正宗之派，百世而下，俎豆不祧，其在斯人歟。

不揣固陋，陳言簡端，獨毋疑其爲蛙之言海，鶡之言天耶！夫亦土壤附泰山而成其高；細流入江海而成其大。抑以誌佩服規矩律度于勿諼云。受業門人林夢鶚識。

序

《棉陽學準》者，邑侯鹿洲夫子振興棉士而作也。夫子博極群書，砥躬勵行，生平毅然以天下爲己任，每于人心風俗三致意焉。及作宰普邑，攝篆棉陽，下車之初，輿頽舉廢，息邪距詖，遂立書院于邑之北門外。祀有宋大儒周、程、張、朱五夫子于其中，朔望偕諸生講學行禮，以端教化之源。既又慮學者之徇其文而弗考其實，銳乎始而或懈乎終，於是作爲《學準》一書，深晰天人性命之淵微，節文度數之軌範。既提綱而挈領，復支析而條分，其人子臣弟友其事，日

用飲食其理，忠孝仁義其成已也。知行交進，約之不外于持敬其成物也。教養兼該，推之可至于同仁。而凡道統之源流，異學之蒙蔽，與夫千古人物之鑑，吾身得失之端，風俗人心盛衰醇漓之由，莫不悉備而無遺，是誠經傳之羽翼，後學之津梁也。

夫唐虞無教士之官，而教民即所以教士。成周詳教士之法，而教士即所以率民。士之賴乎教也，豈不重與！顧古之教者，崇師重道，束之庠序；學校之中，迪以詩書禮樂之具，嚴其郊遂寄棘之防，教之。正心誠意，以植其本，修齊治平，以弘其用。使人皆知幼而學，壯而欲行，不徒爲口耳誦習之功，則必講求修己治人，有體有用之實。學優而游之，饜而飫之，勉強之，久歸于自然。由是出爲名臣，處爲真儒，勲業彪炳，道德純粹。蓋培之也甚周，故發之也甚茂。英賢匯聚，非偶然也。此日棉陽君子，濟濟一堂，詩書禮樂居然。三代賢者，鼓舞而奮興，愚者亦惕厲內慚，不肯自安于不肖。所日聞者，皆濂洛關閩之正學，覺人人有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之概，而草野民風，亦因之潛移默化，興仁興讓焉，則《學準》之爲功大矣。

以是達之邦國，聖天子采而行之，俾課督士子者，式其楷模，黼黻文明之盛治，則《學準》一書，豈獨棉陽僻壤，樂彼甄陶哉。先登雕蟲末學，將就教職，以苜蓿寒毡，親炙賢士。辱承夫子不弃，俾訓義學，生徒得以躬率諸生偕書院諸君子，側聞正學，不勝舉手加額，爲斯道斯民之幸。因歷序是書之所由作，而與二三同志永佩服于不忘云，門人姚先登頓首拜撰。

序

吾儒以世道人心爲己任，則必先正其學術，而後處可以善一身，出可以善一世。顧道統之源流不清，則學術之邪正莫辨，而異端邪說遂爲之侵尋彙害，其爲禍于世道人心者不淺。此無他，無以立之標準，使之歸于一定故也。

我棉僻處嶺東，素稱海濱鄒魯。其庶人服疇而力穡，其士子誦詩而讀書，民風士習，猶有先民之遺。特以習俗漸染，意見偶岐，遂使道德功利紛淆并興，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而世道人心亦幾幾爲之一變。幸我鹿洲藍夫子來莅是邦，慨然起而任之，而思所以振興之，曰此其道在于明正學。于是開書院，興義學，集閩邑俊乂，講道德，談經濟，辯心性，明倫物，辟靡鐘鼓，彬彬乎有先王禮樂之意焉。復約略其義，著爲《學準》一書，俾同人知所遵守。《學準》者，萬事之根柢，聖學之權輿也。其中有精蘊，有器數，有義利分別之途，有體用合一之學。條分縷析，備極周詳，可謂得洙泗之淵源，足上繼濂洛關閩，而非陸王雜派所能窺見其萬一者矣！

夫以正誼明道之志如夫子，達權濟變之才如夫子，修經作史之學如夫子，方將經綸大展慰四海蒼生之望，寧惟是提撕警覺，加惠我棉而已哉。然而後生小子，南轅北轍，莫知適從，亦撫莅斯土，得之憂也，今而後吾知免夫。夫子《平臺》《東征》《鹿洲文集》《女學制義》《修史試筆》諸書，海內宗之久矣。而翼聖羽經，守先待後之作，必以《學準》爲大。思深指遠，及復丁寧，二三子展卷一讀，不啻同堂告語焉。嗚呼！此聖道之所賴以益明，而人心之所賴以復古也。凡我同人能奉此以爲準，而篤學力行，務使超然之見不流于俗；確然之理不入于禪。而惟以世道人心爲己任，則皆夫子振興扶翊之力也。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其以此哉！受業門人劉峰銳拜手謹序。

序

道統所以不墮者，恃有人焉。崇正學，辟邪教，相與扶植而維持之也。顧其見之也不真，則守之也不固。潛移默奪，似是而非，沉淵滅頂，滔滔皆是。若我鹿洲藍夫子，則可謂見之真，守之固者乎。夫子道義文章，震聾一世，所得力者惟在濂洛關閩之學。體驗實踐，以聖賢爲必可幾，尤于義利之介，辨之極明，儒佛分途。閑之極力。觀

其奉簡命而來嶺表也，甫一月，而普邑大治。兼篆棉疆，甫一月，而邪教屏斥，正學昌明，其有裨于人心風俗者，可不謂重且鉅與！而又欲以大道之傳，共寄其責于吾黨，爰著同人之規，明講學之儀，本大易閑邪存誠之旨，以闡周、程、張、朱之奧義，標其名曰《學準》。此實本躬行爲著述，非徒虛談性命無關道德者若也。炳文不敏，幸沐教澤，時舉夫子所著諸集而誦讀之，金聲玉振，有大醇而無小疵。固知正誼明道之言，純粹以精，生平學問經濟，庶幾程子所謂編之詩書而無愧，措之天地而不疑者也。閱茲《學準》之作，尤其勤勤懇懇，冀吾黨互相剴切，以共希乎濂洛關閩之絕學，無忘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以來道統之正傳者。因盥手而謹序之。受業門人鄭炳文拜書。

棉陽學準后序

從來有大學問乃有大經濟，有大經濟乃有大事功。雖功在一邑與功在天下，其事不能以無別，然由一邑之功即可措而爲天下之功，大孰大于此哉！邑侯鹿洲藍夫子，以程朱之學術爲經世之文章，讀其所著《女學》諸書，惓惓風化；古文史傳，幾駕馬班。至觀《平臺》《東征》諸集，身從閩外，橫槩草檄，經年勞瘁，遂使海疆耆定，邊圉莫安。較之古者方召管葛之經濟，又未知相去何如也！

茲幸殿陞知名，借長才于普邑，二界爭守，權墨綬于棉封。下車以來，籌兵食，平獄訟，除強盜，辟異端，推解噢咻，仁政殊難指屈。而吾儕所極不能忘者，尤在育士作人，振興文教，修義學，置書田，特設書院于城北郊，崇祀濂洛關閩五夫子，令諸生肄業其間，朔望講學課文，兼試古作策論詩賦，必于簿書鞅掌之暇，親加斧削，誘掖之，獎勸之，曲成亦云勞矣。猶慮諸生始勤終怠，著《棉陽學準》凡五卷。夫學也曷取名于準哉，將使去其邪以歸于正，化其疵以底于純，修身立品，篤學勵行，皆有至當不易之準則。使人人易知易能，禮陶

樂淑，有希聖希賢之思，而後絕學可興，墮緒茫茫，可搜可紹，士習可以振刷，民風可以丕變。方且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北海而準，推而放諸千秋百世而準。由是賢才蔚起，豪杰振興，視昔之械機作人、菁莪造士者，當無多讓。夫子之大有造于潮豈淺鮮哉！

事功在一邑與在天下無以異，夫子之學問文章，可以信于今而傳于后。夫子之謨猷經濟，可以坐而言而起而行，將來事功夫，安能量其所至與！他日天子采風，太史陳詩，定必舉斯《學準》，登之黼座，令四方奉而行之，亦不僅世爲棉陽視則而視傲也。

祥檮櫟菲材，欣沾教育，敢勿銘心貫骨，致華陰雀之不若乎！聊志數言于卷末，以附不朽，夫子其不我遐弃否！受業門人鄭發祥謹識。

后序

大匠之誨人也，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況吾儒之教乎！吾儒立教有倫有理，有本有文，有體有用。原諸天率諸性，至當不易之規矩，常懸于日用動靜之間，所患學道之志不專，則異端曲學得以援而入之，是必有人焉。開鴻濛立標準，使之知所奮勵遵循而造于正大高明之域也。我棉自昌黎倡教以來，家禮義而戶詩書，昔人以爲有鄒魯之遺焉獨是，自唐迄今，歷千百年，相傳謁大顛一事，未免儒佛混淆。后之學者，或誤信而效之，勢必流于始儒終佛之歸，其爲禍豈淺鮮哉！

鹿洲藍夫子爲閩海巨儒，貫穿經史，博極群書，毅然以道統爲己任。荷聖主知遇，莅治鄰封，兼理我棉，興利除害，善政難以殫述。而驅異端，崇正學，尤爲世道人心之關係。歲有奸徒倡邪教于邑之北郊，夫子禽而殲之，盡逐其類，籍厥屋入官，捐俸錢更葺之，名曰棉陽書院，祀周、程、張、朱五夫子于其堂。每月朔望自衍講章，陳說

奧妙，凡成人小子罔不峨其衣冠，肅然靜坐以聽。又慮丁寧于口，不若筆之于書，爰立《學準》五卷，嚴規約，辨邪正明義利，究天人，條分縷析，至詳且備。大釗不敏，蒙夫子命訓義學童蒙，時以制義就正，又幸得從諸君子后。

竊聞正學將以開擴其心胸，振起其惰廢，讀斯編也，知夫子不特加惠我棉，蓋推而放諸四海而準，推而放諸千百世而準者矣！夫吾儒立說，苟無關於人心世道，其語即屬不經。夫子此書，力排佛老之謬，深探魯鄒之蘊，使潮人士知大顛者流皆吾道之稂莠，而務盡其閑邪存誠之功，以接濂洛關閩之傳，豈徒冀博一第，紆青拖紫，爲沾沾哉。令昌黎有知，當必以《學準》一書較《原道》更爲大醇而加之以詳備，足大有造于後學，而不至改廢繩墨，爲天下拙工所笑也。受業門人鄭大釗敬識。

受業門人姓氏

蕭嗣禔	克卣	潮陽
鄭啓秀	光泮	惠來
林夢鶚	錫凝	饒平
陳光輝	君錫	潮陽
姚先登	殿庸	潮陽
許光星	世浩	潮州
鄭發祥	奕章	澄海
蕭青雲(榜姓黃)	振耀	饒平
陳華國	君煌	潮陽
陳麟士	日綱	潮陽
鄭大釗	毓訓	潮陽
劉峰銳	崇文	潮陽
陳正開	克遠	潮陽

趙世成(榜姓林)	仲勸	揭陽
鄭惠英	奕在	潮陽
陳萬元	其善	潮州
呂君圻	元弼	潮陽
洪世亮	上勳	普寧
方錫夔	殿樂	普寧
鄭一飛	侯真	潮陽
張衍京	爾榮	普寧
方韜烈	元賢	普寧
沈懷經	廷獻	普寧
姚之器	殿瑚	潮陽
林連茹	可拔	普寧
林之檻(榜姓姚)	拔相	潮陽
陳步青	階亭	普寧
姚庭羲	殿珽	潮陽
方憲器	宗璉	普寧
趙世茂	仲臨	潮陽
張文蔚	宗南	普寧
鄭炳文(榜姓李)	式周	海陽
鄭鵬鯤	式平	潮陽
姚庸勳	崇烈	潮陽
王庸	廷弼	潮陽
黃應泰	中溪	潮陽
林愛霖	泓聯	潮陽
張經緯	鬱章	普寧
姚東山	殿煥	潮陽
鄒學魯	淑亭	普寧
蕭光斗	邦舉	潮陽

張毓德	岷士	普寧
鄭之僑	茂雲	潮陽
蘇登	龍門	普寧
林鳳潮	茂舉	潮陽
鄭鵬騰	式韓	潮陽
王玉珏	維宣	普寧
方嘉登	爾憲	普寧
姚岳揚	殿葵	潮陽
方經國	振綱	普寧
張思祚	克昌	普寧
蔡鳴謙	山南	普寧
張漢章	紹虞	普寧

棉陽學準目錄

卷一

同人規約

卷二

講學規儀

丁祭禮儀

書田志(詳文附)

卷三

閑存錄

卷四

閑存錄

卷五

道學源流 太極要義 西銘要義

棉陽學準卷一

受業諸子全校

同人規約

余既創棉陽書院于邑之北效，祀宋周、程、張、朱五夫子，復興修治左義學，大小齋舍，爲城中城外兩學堂。萃十三都文行著聞，磊落英多之士，讀書談道其中。以北郊棉陽書院較宏敞，朔望集兩齋士子，及四方學者之有志者，依朱子“白鹿洞規”相與講明正學，亦一時盛事也。諸君志同道合，不以余之卑，鄙而見弃，余亦不自知其淺且陋，願時罄胸中所有，宣諸口筆諸書，以千慮一得相告誡。言而是，諸君聽之；言而非，諸君砭之。理道非一人之私，文章亦天下公器。學以辯論而愈出，所謂切磋琢磨者是也。顧余待罪兩邑，庶政煩多，所得與諸君親炙講論，月不過朔望二日。退省其私，既所弗遑，又慮四方來學者衆，慕道之雅，詎宜選擇，莠苗雜進，良亦可憂。不得不有所約言，以與同人相遵守。矚相之圖，去來任便。倘不以爲迂且厭，自長暴弃之心，有希聖賢之志，則余所寤寐以求，虛左待之者也。

鄙意凡民不能自爲風俗，蚩蚩貿貿，惟聽鄉中一二杰黠者指揮。而鄉中之黠者，又惟一二讀書明理衣冠之士，是倣是從。教之善則相習于善，導之惡則群趨而惡，即陷溺之久而見有人焉。特立獨行，亦必有從而和之，日漸深，遂與之化。所以民風淳漓，由于士習，自古然也。諸君既登濂洛關閩之堂，則當以轉移鄉俗爲己任，修